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

漢通西南夷

漢武帝元光五年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
食穀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
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
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
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
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
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
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
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
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

以為捷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楚道指牂柯江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 是時巴蜀四郡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成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費以鉅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元朔三年冬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 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 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專力城朔方

元狩元年 初張騫自月氏還為八子言身毒國去蜀不遠天子欣然令騫因蜀捷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出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越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也作南方閉雋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侯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 小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八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三年秋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

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元鼎六年冬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捷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笮侯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亡邛君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雋郡牂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元封二年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

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益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些言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六年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捷為蜀郡奔命往擊大破之

四年西南夷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辟胡不

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

六年詔以鉤町侯毋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以為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淮南謀反

漢文帝前三年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賈高事發美人以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弟肯白美人已生子志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海名之曰長今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為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圍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

侯令從者魏敬剽之馳走闕下內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六年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遂誅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為儆戒王不說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

耳今復之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傳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
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今為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
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
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七年民有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嬰等四人為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
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
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
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謂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
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剗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
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木便予之衆積之

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
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上弗聽

十一年夏六月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十六年夏四月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立淮南厲王子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

景帝前四年 初七國反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將兵城守不聽王而
為漢淮南以故得完

事見七國之叛

武帝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其尊重
之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
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官車一日宴駕
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母朝

五年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斥免之欲以禁後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迹連五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閼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旣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恥之於是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反具以為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譜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 王囚

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轎車銀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弔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際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曰昔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為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

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

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下廷尉治。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臯之口，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令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高貴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死心，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半。」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

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即漢使節，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土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圖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十二日，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決。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

漢書嚴助此
曰莊助未知何悞

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為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輜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有司捕所與淮南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數萬人。

漢通西域

漢武帝元朔三年。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疆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眾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聞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問漢

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為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穉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其父逃歸。上拜騫為太中大夫。其父為秦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元狩元年。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于寘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萬漢道焉。烏孫康居奄祭。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口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

元鼎二年渾邪王既降漢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執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

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遣之他國騫既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優騫諭指以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二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並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

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馬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澤那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八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八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平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六年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紀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示恩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口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心亦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

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攻漢使到恠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匈奴河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而還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元封三年冬十二月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六年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

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為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扞采蘇難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苜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亭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

漢使馬

太初元年。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蚡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

二年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三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為外國笑。乃紫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佗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

屯兵以衛酒泉，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有市籍者，其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及載糶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可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母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

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器來救宛破漢軍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升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為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趙弟為新時侯以上官桀為少府軍官吏為九卿

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薄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昭帝元鳳四年初扞罕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貳師擊大宛還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堂龜茲貴人

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
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管子安歸歸得立為
王漢遣使詔新王令人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敢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
水草常主發道者水樁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
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駭馬監北地傅
介子使大宛詔因令青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
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
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翟光曰樓
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
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
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主意不親介子介
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土不來受

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亦見使者介子
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
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
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
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
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
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以身在外又今歸單弱而前
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城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
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由伊循以填撫之秋七
月乙巳封泡明友為平陵侯傳介子為義陽侯
臣光曰王者之於
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
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

溫公漢書
大的有五理
此只所以為大
臣也

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

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宣帝本始二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

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以國與李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

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王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

次曰萬年次曰大樂 上遣光祿大夫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事

三年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

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

與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

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亡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

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

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元康元年 初烏孫公上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

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

王漢許之遣使者與克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群臣舉

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與克

國自立為王

神爵二年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

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

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禁乃以烏

孫至解憂弟相夫為公主盛為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未出塞

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常惠上

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後將與天子從之徵還少主

甘露元年夏四月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鳩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至烏孫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因收和意昌條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胡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十人至燉煌通渠積穀欲以討之初楚王侍者馮嫫能史書習日事嘗持漢節為公使使城郭諸國敬信之

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婁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萬山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然曰願得小號以自處帝徵馮夫人白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胡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三年五月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鳩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成帝建始四年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中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麻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陽朔四年閏九月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于拊離代立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安日使貴人姑莫匿

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元延二年初烏孫小昆彌女日為降民所殺諸翊侯大亂詔徵故金城

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元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為

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婁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拜使貴人烏

日領詐降刺殺婁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

孫伊秩靡為大昆彌父之大昆彌翊侯難柶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

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

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擊

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劔擊

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

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懸豪街烏孫所

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柶殺末振將，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監，以蚩粟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自烏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木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妾，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買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風，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絕。

武帝伐匈奴

漢武帝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轟壹因大行丑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丑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

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櫓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阪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快以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彘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快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軍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囑宣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聞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鼎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玉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讎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八 匈奴
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快，無以謝天下。於是快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漠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六年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卧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虜吏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秋，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萬餘人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

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

臨晉人主父偃安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

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大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室，遷徙

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踵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

以為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

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

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

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

也。又使天下蜚芻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

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荼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高宗御名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

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夷略燕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二年冬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

單于太子杓單杓單亡降漢。是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杓單為涉安侯。數月而卒。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

皆為列侯。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不英略千餘人。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感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信翕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

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妙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塞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李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是特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七六

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士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夏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三月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下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一千戶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

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封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于宗御諱。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金。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侯。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為燿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在

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票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漂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為列侯。益封票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散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聞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

國典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又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漢既得渾邪土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四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一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封。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劄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因自辭於

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
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
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
右翼統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棄
大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
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
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
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
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
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吏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悉責廣之幕府對簿
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
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遊廣

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遂引刀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已
十餘年家無餘財援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
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一
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單
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
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
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
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
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
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
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

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此然亦以馬。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遠。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問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六年秋九月。冠軍景栢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為冢像祁連山。

元鼎三年。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

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驚終不敢出上乃還

四年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其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其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調以其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

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六年匈奴烏緄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立直雲中右方置酒泉燉煌郡

太初元年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二年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

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虜得數千人。還水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三年春正月。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响犁湖為單于。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廬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瑛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四年冬。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天子欲因伐死之威。遂因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天下城之憂。高后時單于建

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文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踰危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三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緄王與長水儻常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閼氏歸漢。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緄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

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煇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

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闔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死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八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詔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漢復使因杆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

涿涂山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

圖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闖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侯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
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
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
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
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
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
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
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
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
者令軍士人持一升糲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
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
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財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
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縊

以悔國家之失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
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三千深處絕域之地抑
數萬之師虜殺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
窮士張空卷身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難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
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
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又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
詔疆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
脫者

三年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懷棄市

四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適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
兵七萬出朔方疆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

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太始元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征和二年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

三年春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立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夏五月，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邨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堯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兵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三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疆引去，通無所得。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馬通軍，遣關漢侯成婉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旬山。陁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

相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
憂乎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
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
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釐厨車以拘要斬東市
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
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郵居以北可獲得
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郵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
二萬騎度郵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
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勝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
死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
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漸漢軍前深數尺從
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

族遂滅

四年春三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侯千秋無它材能
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
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
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二人分護益種五
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
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
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
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
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
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
以為使者嚴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

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
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公車方士太
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
行將於鹵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鹵山詔之必毋深
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匈
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
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
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
五伯所弗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
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
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武帝平兩越

漢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
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遣大行王
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
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反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
以誅越臣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
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
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越
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
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關便於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
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
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
除林藪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
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
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尸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
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
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
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願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
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隄
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來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
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
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簡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
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
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

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
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
晏開朝不及夕臣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
疆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
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
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
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
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
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
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
居蝮蛇蠱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

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
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
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
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
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
經年則士卒罷勑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
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
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
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
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主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
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頗行所

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
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
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
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
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
未諭領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
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
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
即鋌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
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
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且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且為
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

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蒞助諭意南粵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元鼎四年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榭氏女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廟上書請立榭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嬰齊薨諡曰明王太子興代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玉王

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 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

五年十一月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齊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玉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若不

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枕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示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趙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討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

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侯繆樂姪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湟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即兵下詳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四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 六年冬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陘破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

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郡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即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蘇弘為海常侯都稽為臨蔡侯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為侯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揚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今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驕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太農張成故山州

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揚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塞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

樓船將軍率錢唐韓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
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眉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封終古為
禦兒侯陽為印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敖為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為按
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東越降將多軍為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
反覆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武帝擊朝鮮

漢武帝元封二年 初全燕之世嘗畧屬首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
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屬燕王
盧綰及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
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後屬首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
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
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

小邑貢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
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閑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
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
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
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秋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
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
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軍敗散道山中十
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已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
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
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
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

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遂亦以為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歆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封參為瀆清侯陰為菽宜侯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而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音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歆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碎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

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責我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歌居九夷有以也夫

武帝惑神恠

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長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為巧發竒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

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高人謬忘奏祠太一右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畏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五年夏四月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

病病少愈。疆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惟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元鼎四年春二月。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大說大先事膠東康王。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大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闕。慕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

為五利將軍。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六月。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雁后土營旁。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秋。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正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魯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坐誣罔費輒樂成侯亦奔市

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覓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

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自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章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群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家何

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群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乃還甘泉類祠太一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三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

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書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脅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歎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壇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以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歎自浮海求蓬萊群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都尉侯景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

去並海上北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耳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二年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恆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夏四月，還過祠泰山。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其泉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更置其泉前殿，蓋廣諸宮室。

太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山考入海及方一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春上還，以相梁災，故朝諸侯受計于其泉。其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

起，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宮為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三年春正月，上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間。

天漢三年春二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蹇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天子益急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効可睹矣。

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三月上耕于鉅定。

漢武所為多不可取而美明詠
急勇於改過二
天下之賢主也

遂幸泰山脩封禪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間見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歸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盤屋五柞宮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佞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書

巫蠱之禍

漢武帝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月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款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初充為趙鼓蕭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

上聞之以教救亡素者唯江君寬之死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
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征和元年夏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
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
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平蠻始起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
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徽代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
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刺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
殺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對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言敬
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閏四月諸邑公主陽石公
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
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閼李

太子且胥李夫人生子胥皇后太子寵寢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
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
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
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上安有
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
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
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
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
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
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
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
無復外家為據競欲太上御名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

移曰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崇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

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自京師二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中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籟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王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擊獄窮治其姦訐且上疾在耳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耳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

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詭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詭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廢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其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翹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耳泉病可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其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

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馬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太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舛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殿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三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寢多庚寅太子兵敗南奔覆蓋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

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有兩心與田仁皆要輒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程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及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燉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悞悞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為邢侯張富昌為題侯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口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

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三年九月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河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昭帝始元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翅後到叱使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翅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崩璿遠命出奔輒罪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詐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名方遂居湖以下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執

燕蓋謀逆

漢武帝後元元年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上由是惡旦。且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丁卯帝崩于五柞宮。昭帝始元元年。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

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及有詔。褒賜且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非常郎中成軫謂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即與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殺青州刺史。傳不疑。且招來郡國姦人。賊飲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且曰。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成知澤等謀。以告傳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左將軍桀為安陽侯。

二年。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必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桀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封為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是歲。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五年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安日以驕溢。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甚。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怨。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大醫監。闌入殿中。下

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樂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樂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愛，光乃其外祖，而願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曰：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樂安、弘羊皆與通謀，曰：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樂安、弘羊等。樂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餘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曰：奏之。樂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樂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

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樂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道，上不聽。後樂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樂等不敢復言。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邵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樂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樂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

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
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
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
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
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重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安又謀誘燕王至而
誅之。因廢帝而立樂。或曰：「當如皇后何？」曰：「逐廢之。狗當顧菟邪。且用皇
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會
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
言乃移病。即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
捕孫縱之及築安玆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聞之召
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恐
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且。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曰：「自
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太子建為庶人。賜且諡曰刺王。皇后以
必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



